



北海亭文集目錄

詔旌紀序

永思錄序

草堂蘭譜序

檄舫集序

壽劉母趙孺人九十序

贈賈正卿序

易學指掌序

孫子十三篇序

史開泰制義叙

贈賈正卿詩卷序 代

贈周六虛擢此部序 代

贈邑侯中訥王公膺臺薦序 代大人

北海亭文集

范陽鹿化麟石卿著

金容孫奇逢啓泰輯

渠水范士楫箕生較

序

詔旌紀序

夫特立之士非朝廷之所能興也質行之敦非華衮之所能寵也而為治者欲章志貞教每不吝尊異之以為儀表流俗之耳目震發于不數見之事油然各

生其不自已之心則旌辟之典于是乎重國家專以經術取士 祖宗朝間行徵聘近幾絕響矣按部使者歲揚節孝槩多田畯婦孺而士人顧指不數屈今上龍飛之初畿內學使上言孫孝子事例得旌孝子者庚子孝廉容城孫啓泰先生也先生志期古人言動皆中繩架兩執親喪一準古禮至倚墓者六年鄉里雖童孺皆知敬慕之郡邑大夫軒車使者式其閭而表之後先相望而今且徼 天子之旌綸一時見且聞者傳爲盛事雖然先生初不以 詔旌重也

未幾黃侍御奏薦于朝請辟召以展其蘊已下部議尋寢格不果行夫 前朝傲士每屬名流品行卓然而功業不少概見或謂廟堂不能竟其用或疑冲粹之養詘于開濟遂謂體用之不必兼先生負經世之才如萬斛之源隨地而出顧公車偃蹇抱膝長吟僅露一斑于嫺黨交知解紛紜難之際昔杜少陵之歌慕元道州也謂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每誦斯言輒發同心之慨 今上宵衣圖治破格用才 冊立禮成 詔天下孝友廉潔

博物洽聞或奇節至行可以勵俗維風者訪實奏聞以憑徵召此若渴之極思也當路者體 聖天子側席之意而爲得人計乎孝友堂中 徵書旦暮下矣設若此亦祗光重 徵書而先生終當不以 徵書重也

永思錄序

憶束髮時適外舅家取道北城邨西瞻望北原松檟鬱然時值新春殘雪在地更見數椽茅屋錯落東南隅掩映如畫知爲孫啓泰先生依墓廬居也徐控馬

謁之結籬爲垣編席爲扉斗室三五間長枕大被茶竈筆牀蓋兄若弟寢食誦讀于斯先生揖余坐款語竟日蔬食菜羹樂有餘飽私嘆人生何必遠慕三代如此境味于塵世幾見哉先生廬居前後六載鄉人士聞風嚮往其聯袂問視者或以月至或以日至邑令簿書之暇亦屏騶從而式廬焉咸自幸身親見古人流連太息不忍去或去而復來至形爲詩歌叙記以表章之夫武陵漁人偶緣溪入桃花源初不自知其所至旣見村落人物飲食笑語恍然知非漢魏間

人比再尋遂迷其誌處徒令千古下高尚之士有無窮之感先生之廬雖脫塵壒而宿白雲然一時遠近之士羣得遊憇其間以飫聆其風旨回首今二十餘年矣披讀詩歌叙記猶宛宛見當年泣松號栢猿嘯兔馴之景而惻然各悟人生之初則茅屋數椽干城名教視彼悵望于斷雲谷口欲泝桃花而問津竟蒼茫不可得者爲何如哉

草堂蘭譜序

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夫蘭幽香也樹于中谷無

人自芳去世氛遠獨于道韻親故高隱之士結以爲佩而氣誼相傾者亦以是快同襟則風流玄賞此物此志也嘗嘆天地之開閉無常賢人之隱見有數惟此一段幽香相吹于風塵之外不論時詘時信而皆有以堪許所爲作世界筋骨耳草堂蘭譜者啓泰孫先生合諸同心之言勒之成帙者也先生落落里居生平無泛交且環堵蕭然非能爲縞帶紵衣之投贈而州黨以及四方之彥凡知其名識其面登其堂者無不人人以爲孫先生愛我卒有緩急不平之感無

不就商于先生先生悉心圖之不啻若已事也故先生之交又獨廣遠近殊地新故殊踪顯晦殊途死生殊致總如雪之腸如雲之誼所自爲感召也譜中亦言言殊大都同調之往復于草堂者而草堂本色已具于此夫宇宙好題目非有心人孰能領畧彼悠悠行路之心所視爲淡題難題掉臂去之者血性男子偏不忍恣遺試取蘭譜讀之覺幽香襲襟帶間乃知得意人得意事政在冷淡艱難中且示嚶鳴之場當各求所以不辱友道則蘭譜之功于世教遠矣先生

友于一堂壘篋相應圖史滿鄴架每攤于疎雲密雪之時自謂南面百城何如古人共語也斯譜也會當于古人中求之

樾舫集序

樾舫者范子箕生讀書所也箕生賦才奇寄趣亦奇畏俗子若膩獨好與古人交不惜捐囊購異書沉酣萬卷直欲以身作蟬下棧篝燈恒達丙夜故其所著述亦最奇余與之束髮論交箕生差長余二歲當是時商畧八股業以及有韻之言意忻然各有當也間

或分題命管呼酒相勞與酣耳熱輒發子雲我龍之
感屈指于今且幾三十年矣嘗嘆文品文心千古無
盡卽如詩壇代有作手氣格各擅總以天然之本色
爲佳從氣格摹擬者師法雖高漸成惡道抵掌之敖
捧心之施爲人笑柄政以其本色非耳箕生下上古
今每自開手眼而生來絲筆更能跌宕擺脫于氣格
之中伸其才而極其趣所爲詩各體亦備試取絜古
之作者未知何似要以自成其爲箕生之詩則其本
色自高無一字寄人籬落者也昔陳拾遺之初游都

下也以寶琴聚都人之目因出其詩百篇遂舉琴碎
之而詩價踊貴今箕生南宮之菟業已鞭弭中原海
內讀其文者想見其所爲詩讀其詩者如對其所爲
文乃知懸國門藏名山皆是物也增樾舫集之價者
可無借于寶琴矣雖然茲集猶窺豹之一斑耳范氏
之著吾邑代推名德憶余初交箕生猶及侍一泉先
生杖屨恍如韓昌黎見北平王于北亭時而日坐春
風中蓋不止一月矣懷洙先生今且以鴻羽樹後進
之型巋然若魯靈光兩先生道德經濟當在文正忠

宜父子間第名位少亞僅徊翔于郡邑郎署雖所至著稱而用終未究天其或蓄以待之爲子若孫者箕生幼承家學長而攷研于前代志林當代掌故熟矣探囊出之當自有所以圖不朽夫揚中散一文士耳猶以雕蟲爲壯夫蓋則目前殺青之業疑未足以竟箕生之詩况乎其以盡箕生也

壽劉母趙孺人九十序

戊午秋劉母趙孺人屆九十遠近宗黨故舊上壽者履相錯於戶而賈生三槐者孺人子 門下士也

則走范陽徵鹿子一言蹠而奏之孺人孺人非直壽也節而壽者也蓋二十而稱未亡人矣當劉公之以孺人訣也目之曰生易乎死易乎微而孰代吾爲子若父乎公歿而孺人隕越欲從也旣而曰夫子命之矣吾不念生者何以見死者蓋劉公之父母含辛於堂上而二藐孤且寄提抱間孺人進朝於堂退撫於室煢煢弱嫠而躬孝子賢父之事裁口約腹拮据家秉竭甘毳以奉公父母復斥其餘以餬兩孤督就外傳凡束脩脯餼之資無不精辦夕自塾歸則課讀之

燈已熒熒炤績麻矣公父母皆八袞餘終老而安養不知其無子也諸孤幼而能立長而習於訓不知其無父也內至臧獲外至媼黨不知柄劉氏家者爲寡女子也萬曆十七年按臣旬上其狀覆覈無異徼天子寵靈錫棹楔如故事自公歿孺人首不識珥體不識帛者七十年如一日而其產之不落後人之彬蔚起且益光焉余嘗讀所稱列女傳至服艱敦節盡孝立孤者未嘗不竦意動容也曰嗟乎茲非性靈卓粹有偉丈夫識者易談哉易談哉乃不謂近得之趙

孺人跡孺人攢愁茹苦弔影銷形生平有何解顏之事當駐顏之術者而乃以享遐福卽今九十春秋高矣而康健無復老人態殆造物之篤厚人瑞俾長爲世模楷歟凡佐壽觴者類侈崑崙之桃扶桑之蘭以相謹祝夫有其理而無其事有其事而無其徵者難以宣往詔來如孺人歷人世未有之艱錫人世未有之筭名敎生色齒頰流馨此實理實事更在覩記之間者則崑崙扶桑寓託荒唐之語固不足道也故今日宜陳吉祥昭宴樂余獨述平昔備嘗之苦以爲壽

北海亭文集 卷之一
徵當少而厄天挺其節旣臺而祺天降之禧以此進
之孺人或可鬯然加一匕也賈生日善請屬諸毫素
而埃之太師

贈賈正卿序

始吾黨未交正卿則已知有賈生云爲人孝友執親
之喪築室於壠上雨楸霜栢携弟手一編吟誦其旁
當是時百里內外無不知賈孝子也旣而吾黨二三
兄弟從家夫子講絜聚星館中遠近之士爭僦屋環
江畔以居忽有負笈來者則正卿實承母氏之命而

來問業吾黨數年所神交之人乃今見之正卿具忠
信之資於文事未能當下了了彼固樂就人吾黨亦
愛其篤雅爭披裘以告亡何正卿再奉母氏之諱以
歸吾黨一再視於壠上松花作茗籬菜爲羹數年所
神交之地又且見之今歲督學舉茂才正卿與弟俱
居上列吾黨之士且卜期舉杯以志喜余乃颺言曰
正卿今日而發跡泮水乎哉觀於正卿而知進德脩
業皆屬自立且嘆暴棄者真難自解也夫人忽忽生
平從何下手不從大頭腦提掇則因循潦倒志不立

而事亦不成自揣生平無一善狀以堅其不自愛之計藉口於非世所指名以便其不肖之心於是日用之場無所不爭獨於德業一途甘爲人後豈知志一立而賦資之敏鈍向學之蚤暮皆可不論哉故世有翩翩美少機警勝人拈筆爲文動成氣格旁觀者無不期其一息千里而忽焉墮落不見可畏徒見可憎此暴棄之羞不待言者間有愧岐嶷之未畀而以難自諉遂絕望於青雲恨韶令之空過而以壯自灰遂蹉跎於白首人或代爲置解可末減其暴棄不知其

無志則同也若吾正卿非所稱受質近魯而發憤也遲者乎當其徘徊墓側泣露悲煙聊伴詩書以抒孝思先靈固若啓之矣當其奉命執經間關問業瞻雲增感映雪爲勞母氏固若開之矣當其尋章少憶析義多疑慚問難之常勤恐舉似之易倦正卿亦自苦之矣當其吾伊中夜人休勿休臥榻在旁睡魔相侮而廻旋拍案猛於懸梁慷慨引杯痛於刺股吾黨亦共憐之矣當其書劍頻移生產半落落以窮而忽轉機以漸而將靈鬼神亦欲通之矣今則筆奮一朝功

收三戰色光芹藻萼振棣堂回首十年造物亦且酬之矣向使正卿非從孝弟立脚何所憑以自愛或逐波流甚則墮坑塹安能以發憤成名又使正卿而少年慧質纔一伏案便唾手飛鳴亦無從見攻苦之功顯丈夫之色聖賢之言曰集義言積累也曰孝弟爲仁之本言根器也曰愚必明柔必強言百倍之志氣也學者而不甘暴棄之羞則正卿固左證耳雖然吾黨又聞之矣昔有與渾沌友善者愛之極而慮其不慧相與日鑿一竅渾沌反傷正卿之忠信不減渾沌

吾黨對之自愧其儻忽然吾黨愛渾沌不忍鑿也倘亦有以鑿行其愛者乎願正卿善保之此則吾黨二三兄弟愛莫爲助之義云然正卿之發憤也實本於都尉楊君明宇楊爲正卿同里人雖居貴介愛談品流生平赴義若渴聞正卿孝行延見之更從容勸學適館授粲勤渠無倦正卿感其意摩厲以須聞業江村亦楊君道之也非與人爲善之君子乎言念斯人輒爲三歎

易學指掌序

北海亭文集 卷之一
夫談理之家每詘數學如康節議者猶欲割席分坐
疑爲別傳然而加一倍法何以符合于明道則理數
不作殊觀也使外數可言理一畫而後總屬枝駢矣
易更四聖之手不離象數而實爲萬理淵源四聖之
所同然卽以俟百世明其故者天道人事舉無疑義
於得失之分向早决避趨不啻南車之指桃茢之祓
也而世何以猶多冥趨孔子曰不占而已矣占者卽
數測理覺無時無處無念無事不在易中如不各從
當身體認有何關涉吁嗟可爲知者道也世無深心

明眼之人伏首訓詁童習白紛彼于微義原不求甚
解第守成說排綴八股生活爲敲門磚其視著策推
占幾淪方伎又如愍道人渡江爲採饑計耳則易之
晦卽晦于天下之治易者余友趙羽白氏袖出一編
示余曰易學指掌蓋言著法也羽伯體不勝衣而堅
冷間遠雅有識力獨畏與俗客應酬嘗閉門高臥晞
髮緇書自少治易爲舉子業晚復棄去顧于易獨有
深解偶撫塵爲同志及之不減匡鼎之詩也時或撚
著决大疑難事更多奇中茲編其所手訂考証古昔

參以已見可謂明悉羽伯之言曰易之理廣大精微
心可默識卽語焉而難詳茲特就著言著聊指其法
耳似于德體象變承乘比應攻取之妙別有所窺而
非辭之所可泥海內不乏深心明眼之人當不以吾
言爲河漢羽伯第言著法而易之理已盡矣雖然躍
如之旨卽在引而不發之間喻日者鐘槃燭籥轉轉
相迷終難爲不識日者解則指掌一編苟泥而求之
猶槃籥也吁嗟可爲知者道也

孫子十三篇序

孫子十三篇兵法也夫兵之理之情之機之勢何可
勝窮而其法不越奇正兩端孫子之用盡著于感楚
霸吳而覆郢之後不少概見或疑闔閭子胥尚有用
孫子而不盡其用者然而十三篇盡乎兵矣是固襲
常附注家言也識者謂其可以盡文何也文章小技
于道未尊揚之者則曰經國大業其情理機勢奇正
之變得之心而應之手皆兵法也見舞劍者可悟書
法况文武之道原自合乎高陽古多才子今乃盡鍾
其奇于孫氏合植庭繞砌之姿出問詞場之鼎且以

文壇當旗鼓以綵毫當橐鞬以伯璫仲篋鶴鳴子和當犄角而孫子十三篇一時競出其各勒一編人各可以大將也蓋相國旣以文經武緯之大手成再造功今更卷其社稷身而課子孫誦讀之業故諸子之文炳如虎別蔚如豹別彼牛涔無鯉丘阜無鳳理固然耳或曰諸子不獨濬發于淵源奇也才堪敵國使在單素豈難崛起而自爲雄夫因而不能創卽紫電清霜儼然武庫與馬服君之子何以異諸子旣備典刑而復自開手眼吾故謂其各勒一編人各可以大將也靖自者相國之孫而孝廉楚惟子也玉質苞文英英獨炤已從廕例秩紫薇省而意氣慨慷直將自博大物雅不欲以門閥得官也其器識遠矣昔人云游道場山者如入王侯之第游何山者如登高人隱士之廬讀靖自文請當作如是觀靖子他文甚富而茲刻儉于十三此自兵法雖若未足盡其文與其人而其文與人亦何不盡于此

史開泰制義叙

論文者曰文以代聖賢而肖其神夫聖賢何在而吾

乃取而代之摹而肖之乎使聖賢果有套本可摹影似可肖則猶是帖括生活耳亦曰吾以抒吾胸臆自傳其本色而已故從來有未與其人晤但手其素業便可想見其少壯豐儉頽替及生來之感遇向後之福澤唯其本色在也以本色示人者作文不拾牙後作事不逐脚跟作人不寄籬下一段光明洞達之氣自令人目迎而神識之本色不能自主始不能不有所依傍有所緣飾無論其他卽文章一道其依傍緣飾可勝言哉丈夫七寸管不自繇而尋刺馥殘瀆爲

生活虛恢繁縟過眼空華且格格喉間吐茹良苦倘抒吾胸臆而自傳其本色如父老話農桑安往非真實義寸鐵殺人何須弄滿車兵器天下得其要領固未有不簡易者有物在口探之卽得其爽快詎可向人問耶余年友史開泰氏襟期軒朗見者無不稱爲真人簡人快人則本色固自足耳讀其文益復如其人而因以下其事海內未習其人與事者則其文具在矣

贈賈正卿詩卷叙代

在昔盛時以三物論士其法近實說者謂得脩行之士居多一變屢變爲詞賦爲制舉業其法寢備說者謂性靈埋沒於詞章志氣薰灼於功利擷春華而忘秋實遂不無古今之慨余獨以爲不然三物論士束天下之精神才術于一途其將焉往彼檢押自好者夫獨無售世之心乎採春華幾虛矣而真正學術豈不藉此標性天之韻總之論人到真處何分古今千古名教時爲托宿之蘧廬唯淳然生于無所驅油然動于不容已斯其人不徒向當世之功令着脚跟乃

可語真行誼則近得之吾邑賈正卿氏正卿本彊人也且幼而失學獨能力行孝弟執親之喪確遵古禮相繼廬墓者六年先君慕其姓字致之京邸從容謂曰子立身無媿古人顧以力田終非子事也讀書有益曷圖之因爲延師且授粲焉更爲之延譽于縉紳先生以作其氣當是時鄉邑大夫輜車使者表廬樹楔所爲推異之者不一賈孝子之名藉藉在人口頰間正卿旣以行爲人所推又以先君左右勸讀者甚力益發憤下帷慷慨負笈叩鹿乾岳孫鍾元兩先生

之門而請受教顧天資樸魯矻矻終日省記爲艱每當疑義互析時尤極憤悱旁觀者共憐之或謂先君曰斯人名行旣爲有道所賞識立寵以子衿易事耳何必強苦以伊吾先君曰否否斯人真品也生平政不宜有一事之不真夫文縟而行不逮行脩而文不逮僥倖進取均冒也吾願其步步踏實彼有志者何難事成乎至今日學力精勤天償功苦正卿與其弟且聯翩花萼補博士弟子回首十年甘苦之味誰與知之而先君不及見矣余旣幸正卿之有成且以先君一日之雅始終無負因叙其概以俟鉅公長者倘辱珠玉卽是提挈或亦錫類之仁所不吝也

贈周六虛擢比部序

代

庚申之春周君六虛以秩滿入爲比部郎吾輩共事上谷者有年矣其以會同相聚於此土也無不人人思得一當周君也今行矣脂車在門臥轍在野吾輩喜冠彈于貢禹愧鞭贈于繞朝則請停歌伏軾而奏之 國家待任事之臣常量其內外而均其勞逸故長吏歲久必推擇爲京朝官夫外吏足憊風塵手歷

案牘高視濶步之士蓋無不俗目之矣然先進有位
列台席恨不爲令非徒爲茂宰張價在吾輩尤不可
不服膺斯言也儒者嘗云但存萬物一體之懷便有
六合同春之味此中光景體認自是不虛而非實試
之民不可今士之命于朝者三事九列優游清華地
則要矣而不近于民脩彤管之業得士于詞場執苑
之間謨非不遠而不近於民卽爲臺使爲藩臬于民
得治之矣統轄廣層案懸亦曰不近於民夫其跡之
不能徧歷則情尚在隔膚其體之不能下侵則功高

須隔手若夫宣上德意以日接于民固長吏之職哉
安有意所欲親而卒之胡越其間者然以書生起家
擁百里之命兵刑錢穀無問其習與不習總不能辭
且部下強弱黠愚各懷不言之隱以望我誰爲無疾
之呻誰爲破涕之笑切身利害固不甘違心以奉我
也則長吏之近民易處卽其難處治條疎密聞望低
昂咸無當親民之實際有愧無愧唯吾輩自知之耳
吾輩之交周君也久知周君亦甚深其一念肫篤必
于愛人長者而毅然盡洗垂薄之習記所謂怛惻之

北海高文集 卷之一
愛忠利之教者君實有焉故東鹿之政茹檠剗紛察
奸矜弱肩事作人未易更僕父老子弟皆一以爲神
君一以爲慈父下車相與恨得君晚也君去則又相
與恨釋君蚤也蓋委蛇于上下之關而均節于寬嚴
之際以廉見威以威見德俾懷君者口無所容其頌
而信君者心無所置其疑則惻怛忠利之人人者深
矣今且以治平高等佐大司寇持天下平審讞雖繁
總之不出爲令春縣花明旣不以刑罰先教化秋曹
霜凜諒還以忠恕慎平反况三試蠲邑巴刃游于盤

根錯節今政輕車熟路時也此固國家逸以酬勞而
轉盼之投艱遺大于君者豈其微哉特吾輩一水盈
盈違此良友斷金飲石之誼不能不惆悵于臨岐唯
是海岳之盟猶在鞭弭中原願與君共勉之

贈邑侯中訥王公膺臺薦序

代大人

夫儒者治經術起家所期濟當世之務以宣惠道和
明枯竹中點點皆生意一日起布衣朝拜官而志意
可夕行者唯親民之職耳豈其屠龍之技學成而無
所用之梁谿王侯之蒞吾邑也甫下車驩聲已騰郊

遂之外暮年民用大和前後臺使者廉得侯治狀亟
薦於朝邑之父老子弟欣欣相告若以侯之獲上
爲侯快且自慰藉也夫范陽固輦轂近邑也又當
馮道其上之綰帶而臨在所典謁而奉教令者以十
數計其下之聚族而依在所拊摩而爬搔者以萬億
計且輪蹄之往來相錯如織矣朝夕飭厨傳猶思舍
棘不剪徒御告痛爲冠蓋羞也比歲旱祲民苦凋劫
兼以東警供億倍平時會邑篆攝且週年攝者旣以
爲傳舍舞者遂以爲神叢民益困於是引領以望乳
哺而侯乃至侯以少年領高第風格冰玉宜在清華
禁近之地而典茲劇邑人或爲侯難之顧侯迨然自
得也生具道韻標以素心其祝民也如傷其與人也
有盡無隱始至之日朝三老里賦長已延見博士第
子人人慰諭徐察其所獻納者采用之有所約束條
教必中肯綮旣逾年其于土風民瘼日以洽而政體
亦日以簡晨起治文書抱案之吏靡不惴惴負霜雪
盈庭之訟不待兩造備片語中之咸傾服心折去歲
賦受役每先拊循而敲朴後之里社中雞止埒而犬

眠竈下不見持符者甲踵乙踐夜詬呼也又以簿書之暇登文士與談說經術以及辭執蓋彬彬起焉狀玉者擬其溫栗譽酒者誦其清醇舉以似侯庶其近之猶是劇邑也一旦上下相安反恬然無一事則唯因而不擾游刃于郤窾之間耳不聞之庖丁乎提刀十九年如新發于硎夫十九年猶如新方其新發何可當也嘗見雋材者往往以賢豪宕軼之氣快試其新礪而不必游于郤窾所至爬幽發伏厲興革詳科指多有環瑰斬截可愕可慕之政以震人之耳目然

真爲循吏者爲可愕可慕或易而爲省靜相安之理反難蓋襄城童子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馬者而已以彼厲興革詳科指舉吾民而羈馬櫛飾之豈不治理駸駸孰知皆害馬也侯氣和色仁法習事練要以不拂乎民而止一切可愕可慕世所欲迫得之以見功者悉謝不爲吏民之聽政于侯亦無所謂可愕可慕以播之于口指畫之于里巷第相與聚而歌曰子產衆人之母也西京吏治盛于宣帝史稱其綜核名實而趙京兆首以銳精應之聲名赫甚然不能深中

北海亭文集 卷之一
帝心其所尊寵者乃在黃穎川龔渤海此可以思矣
今 天子加意吏治方推擇異等爲侍從耳目之臣
侯轉盼政成且將次跡公卿以大厥施新礪若此又
何殊十九年乎次公輩固不足道也不佞于役關塞
未得從里中父老一識侯面然謀面以心積有日矣
敬爲載筆以附竹馬兒歌謠之後

北海亭文集目錄

清園草序

孫仲子三試卷序

贈李生序

贈健翁睦君榮轉太平路叅戎序

贈楊士瑋舉子序

重脩華巖寺碑記

學校亭記

脩學宮文

欽賑李節婦疏

大宗伯周文簡公傳

馬茂才維垣小傳

北海亭文集

范陽鹿化麟石卿著

金容孫奇逢啓泰輯

渠水范士楫箕生較

序

清園草序

清園草青藜劉子之行卷以問世者也其文具在賞鑒家雅自辨之大率文如其人青藜雅人也而多深致韻人也而無佻習故吐之爲辭清妍溫厚風逸端

北海亭文集 卷之二
疑每肖其性情之所近清園其別業也去舍傍數十
步稍折而東其中亭榭池臺花竹水石之屬皆青藜
手自位置極天然之趣不屑與豪華競勝固望而知
爲高人逸士之居焉暇日延同心客觴詠徜徉不則
下棹讀書携子彥培抽秘笈而揆玄濬在陰之鳴和
蕭然高寄更不知人間世也劉本易水華胄自其大
父太宗伯爲時名臣子姓蟬聯不啻謝庭寶樹青藜
以累世名家子且少負雋才願折節定交以肝膽傾
時彥無論五陵裘馬之態脫然若浣卽夫憑陵七子

睥睨千秋文士結習賢者不免以跡青藜曾無幾微
見其識度遠矣易水固荆高故墟重意氣而慕節槩
千載流風猶可想見至青藜則又歛其慷慨傷激之
調而出之以平粹殆得地氣而去其偏者也家大人
與邛浦先生同丙午舉故余得以兄事青藜乃青藜
古誼炤人雅欲收之聲氣更有溢于世譜之外者猶
憶與青藜束髮游庠風期相竝今且幾何年矣尚咄
咄八股生活也筆牀空老席帽未離此中况味所謂
不言而同也然詞壇牛耳有青藜在二三兄弟實佐

下風江東渭北春酒堪携豈敢忘子桴我鼓之盟

孫仲子三試卷序

此高陽孫仲子三試牘也蓋自松濤亭一振大呂之元音海內宗之子若孫接武詞壇俱堪雄霸仲子最後出筆最奇名亦最震仲子今年纔十五耳父母憐其稚弱尚不欲苦以有司試乃仲子簪筆堅請行又不忍逆折其氣姑任之逾月而督學使者首拔入泮宮蓋合郡邑之試凡三俱不作第二人也說者曰文章一道原有定價不得以愛憎軒輊明月之璧非十

五城誰堪酬者卽或未酬夜光未嘗以按劍損也雖然士旣研精此道所爲自信信人者尤必以賞鑒家爲券詞壇自有鼎羣天下膚敏該博之彥旁睨其重輕有一人焉直挈大物以趨衆莫敢譁此必有以大服人者仲子一日而名傾燕趙之士無不共推以爲應自冠軍豈偶然哉居嘗謂文家滋味甘苦可自知而利鈍難以自決雞窻拈搆幾欲落眉斷髭濡墨成篇其稱物逮意者十可望其八九風簷之際尚欲耽思旁訊而寸晷已移不免詘毛穎以從回質初懷每

多嗷嗷未滿卽興會所適視平日不少減或偶復過之而盼朱衣一額于隙光燭影之下知己之與不知已其數恒不能相半也乃欲盡伸于知己可嘗幾之耶 國家自制科以來名賢肩踵相望冠兩榜以至大廷商文毅而外寥寥不再見卽云小試而或甲或乙亦似有數司之求其屢作冠軍不失累黍者指亦不多屈則名場之顛倒人也久矣今夫搦弓于百步外者縱意而妄發其穿楊不必養繇基也使再復其處則難仲子之三試而三首能事已見于天下矣

文毅科名直唾手間耳然此亦第就文事言之也仲子雋才遠志統承家學年力與地步俱未可量宇宙內事皆分內事當無不頭頭第一者請以券之異日

贈李生序

余之初識李生則以張于度憶壬子就試易水相携過訪時李生尚應童子試也外樸內慧雅有文心余且私識之以後一再試無不利今且取高等粲廩餼矣雲蒸霞蔚擲地鏗然一時儕耦皆推爲冠軍學殖才名旣已日著而外樸內慧猶依然也說者謂無懷

葛天之民乃復能奪晉人之塵標此清韻耶余獨曰
文章千古得失寸心此有別才亦有別調蓮出西方
七寶池中傳入東土自根芽以至莖葉花實無一不
香雖在淤泥中而鮮芳獨出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琅
玕故羽煥九苞而鳴叶六律蠹魚食萬字以上化而
爲龍夫蓮花處淤泥而不染則根器別也鳳食琅玕
則薰習別也蠹書者久則成龍則功力之所轉變者
別也李生秉樸慧以爲香國以焚膏繼晷爲蠹魚以
高賞孤嗜爲鳳餐擗管潑墨有不鏗然自振殊音者
乎雖然文有靈氣必從自得中來又非坐擁萬卷於
南面百城者所能語也沈明龍曰今世安有作者獨
有搬運古人法耳夫性靈不暢則筆墨無憑縱欲抽
黃集白自成一家言如剪繪爲花全少生意信哉古
人之不相屬而搬運之無味也富有日新擬議變化
李生精進士也謝朝華而啓夕秀何難另闢洞天者
余之交李生以文故聊與商文事友人索言以爲贈
遂漫述之

贈健翁睦君榮轉太平路叅戎序

今天下多事所急固在將畧矣 聖明手裁庶務百
度維新而輦鼓之思猶勤 宵旰一時瑰奇負材之
士所爲竭膽智以應之者蒸蒸也男子墮地能執干
戈衛社稷此何等雄快事夫衛霍名爛旂常當其東
髮從軍目無驕虜猶然一騎將耳按圖而索必無駿
足生成衛霍豈必直在漢廷乎十年磨劍志在一當
果能實力擔承自有足色本領卽地有緩衝敵有強
弱勢有難易局有創因總之無不可爲之事天下任
事之人不必別求自見唯是本等職業無愧考成足

矣百族之子其自計身家慮無不工彼固曰吾事也
猝當 國家之寄則且任且讓左窺右覘半以委之
前人半以留之後人視現在職業不啻蘧蘆之一宿
萍梗之偶逢凡事皆然而况兵事夫耕之有畔也服
勞在此取贏亦在此故無越思治軍者豈壁壘器具
屯防戰攻之外尚有職業可言而結習難破捷徑爭
先險塞未諳路已熟于津要韜鈴未講力已盡于瑱
環至使識者笑謂鼻有口腰無骨乃稱能品嗟乎使
職業無關殿最而尚求任事之人乎兵事之難任也

外當黠虜跳跟不常饑卒驕卒復瞋目而思譟秉成
之衙門動掣善書之肘偶不當而操文墨以隨其後
者更不知誰氏也邊吏而可爲哉雖然亦獨不得沉
毅廉重忠信明決之士勝其任而愉快耳今 天子
以職業兩字敦勸百工真如呼沉寤而使醒也飲水
之冷煖抱疴之抑搔局中之身各自知之夫志士不
衡利鈍以定操果令勤于職業者自信信人不致屈
沉則精神才術固應有所感奮矣以余所聞徼吾睦
君氣薄千尋才當八面所謂實心任事人也起家制

科歷任幾徧西陲皆以威名著入領神機二營簡練
精嚴旌旗生色累以扈 蹕功至蒙 宴賜陞授邇
者樞曹以北邊多警且軍之譟者數聞遂借君太平
路 神京後背保障尤切所以慎護風寒而作北門
鎖鑰者非精擇烏敢任君聲實並懋草木知名想鋒
車到日必能振弛廢以暢威靈當事者固深器君矣
夫才大者左右無不宜今日在太平祇見君宜太平
耳異日者東急則移東西急則移西大受方來而
天子拊髀之嘆寧復借才異代耶君之同事某君等

北海亭文集 卷之二 七
與君朝夕者久矣彈冠爲慶判袂多懷促余勉綴數言以當繞朝之策

贈楊士瑋舉子序

今歲立夏之日楊子士瑋門有懸弧社中諸友喜相告語曰士瑋有子矣踰日乃聯袂登其堂舉大白爲士瑋慶且進而爲其父近溪翁慶蓋翁年七十六始抱孫也吾社中君異與士瑋俱以丙申生而子俱未立二三兄弟嘗念之今歲乃俱得雄君異舉以仲春士瑋舉以初夏吉祥善事輝映兩門信乎萬事皆屬

分定所不能先者時也然君異曾一舉子矣至于女固不乏士瑋則自授室後并女闕焉護背已凋椿庭景暮中鮮昆曩下無弱息其視君異尤汲汲其艱此吾黨于其前歲之懸悅而躍然以爲兆得雄也今果然語云仁者必有後又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土瑋體文弱早負雋聲規行矩步生平無妄言動殆所謂善人信人者近溪翁更以寬仁長者爲德于一鄉慷慨好施急人之難甚于已視昔人所爲指困焚券皆翁尋常事了無難色里中無小大親疎皆知愛敬翁

卽偶有非意相干翁坦然不較其德量過人遠矣翁
豐頤脩髯日耽中聖無分外侈想客或以問翁者曰
君齒踰古稀神明不減壽筭真未可量黃髮鮎背庶
幾地仙于願足乎翁曰是何敢當然願殊不爾也客
曰時和年豐紅朽在積以佐君之好施于願足乎翁
曰是何敢當然願殊不爾也客曰賢子殖學有日鵬
羽將搏一致青雲以宮綵代萊斑于願足乎翁曰是
何敢當然願殊不爾也客曰然則君之願可知已其
或芝蘭玉樹植滿庭堦以供含飴之弄乎翁輟然曰

何敢過望但得一報添丁不負田家老瓦盆足矣則
今日者士瑋之以得子爲順親翁可進觴無筭也從
來卜陳氏之昌徵于門之大者後皆不爽楊翁父子
之積累若此長發其祥爰生英物繩繩振振光顯豈
有限哉湯餅筵前客謂宜有賀言屬余載筆敢漫次
之

重脩華巖寺碑記

憶甲寅乙卯歲余偕友人聯文社諸蘭若之基列環
周皆吾輩側弁而哦地也去吾鄉稍折而東南爲西

北海亭文集 卷之二
重婁村村之良方有宮巋然聳者爲華巖寺古刹也
相傳初自勝國時寬閑深靚平楚蒼然屬以歲久周
垣半頽簷瓦欲落吾黨蓋嘗徘徊其下爲愾嘆者久
之逾十年鄉之人乃合力而圖新焉頽者立落者振
憲櫺完潔法像晶明厥功甚美某某乃問記于余夫
天下之物盛衰成毀各有數焉主之卽此梵宇其新
而故故而新不知幾易矣則今之聖繪輝煌頓增氣
色者又安知後之人不有憑吊其風撼雨侵鳥啼鼠
竄如吾輩曩昔之愾嘆者乎永叔之記東園子瞻之

記凌虛臺俱當鼎建初一追想前日之荒落一逆數
異日之蕭條俯仰之情千古如斯矣雖然轉盼陳迹
同歸于盡所爲長留天地間者安在乎自余束髮以
來習聞長者之所談說以暨歲月之所睹記白衣蒼
狗變態無端往往富厚之子宮室田園僕馬寶玩旦
暮已不識屬于何人亦有亭榭池臺之勝詞人豪客
把臂賞遊一旦苔沒瓏平且漸爲荒煙蕩爲冷風者
何可勝道獨是株茅片瓦之隸在琳宮從勝國至今
歷劫而不易其址大都着于私則易盡寄于公則無

北洋亭文集 卷之二
窮此自造化不易之理行于數之中者也故世間身
享之物脩短以身而止家據之資興廢以家而止而
禪林之風光月影花韻鳥歌人人可以平分亦人人
可以共守唯不私之所以常有之耳則今之合力圖
新固檀越之善緣孰非默鼓于公寄之理而不自知
也耶將見華巖一刹新新無極又何今昔盛衰之感
是爲記

學稼亭記

四民之業各治其一不治者謂之惰民夫工賈末業

耳卽農號爲本而尼山且鄙稼圃爲小人後之側弁
而吟者類喜爲高論力田逢年之報直堪一笑置之
然則落落不事家人產者遂足爲豪舉乎經世之用
未知何似卽使腹笥自矜尚疑煮字不足當藜藿况
并此鉛槧生活亦灑然荒落鼓之而不成音恐還貽
勤四體分五穀者笑耳諺有之曰庄家秀才秀才庄
家蓋言農而兼士知其文事之不精也士而兼農知
其穡事之不精也余獨以爲斯言似之而非也夫儒
者以經術經世務世務中遺大投艱困人膽智豈徒

北海亭文集 卷之二
一課晴量雨循原履隰之事所可彷彿其拮据以難若
彼尚可從誦讀坐籌之則雨晴原隰士唯不經意也
一經意何足爲吾難者雖然意中之鴻鵠足以亂奕
學顧可以耕且爲與曰是又不同今夫業精于勤荒
于嬉嬉之濫觴不可勝言狎友淫朋比肩而進于是
麴壇博社冶館畋圃長夜十旬而不知反以身名殉
之而不知悔若者則誠學之賊也士果知志學循循
有恒專以求放心爲主精以治心緒餘以治生誦讀
稼圃皆學也余友杜子開美質美而勤文日有聲自

其父潛江先生沒後始秉家政內外食指甚繁婚嫁
之事數舉咸仰給于畝之所出驟以不習之書生領
之疑其穡事必荒不然則文事亦必荒而開美顧迫
然也叩其學則日進築塲納稼之時驗其禾蔴菽麥
且視往昔有加此可尋常測乎開美新構亭三楹于
塲之北隅靜深而爽豁前蔽槐陰婆娑可愛顏之曰
學稼意不敢薄治生爲小人之事非曰能之願學焉
夫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子瞻喻學固有取于稼
是穡是藜必有豐年稼與學之食報有異哉開美勉

之

脩學宮文

嘗謂一方氣運實繫斯文萬世宮墻之仰固萬世之祖也人生派衍支分無不私其所自出念及斯文之脉則百族之子一祖之雲仍耳今夫甕牖繩樞之士以至閭閻之家水木興思各求無替其祖者力不齊而心同所以昭吾本且徼寵靈之未墜以爲光大之資况合百族禮樂之子崇一祖之美報者乎其巍煥可勝道哉從來以一德王者時盛時衰獨吾孔子歷

幾革命之主甚至夷狄之君長靡不尊而師之天地有時易位而仲尼之日月自如也豈以一隅之盛衰爲輕重雖然在一隅言一隅則其盛衰之故各有所繫矣國家分建州邑凡有社稷民人之寄無不各創學宮典制明備良有深意聖道自在人心吾黨誦讀被服弗愧聖人之徒者誠不在廟貌之瞻依而憑依之地衆所具瞻則其精氣屬焉氣盛而盛氣衰而衰理固然也吾邑爲畿南名區科甲蟬聯肩項相望斯固邀惠地靈而陰藉在茲之文彰氣化之盛者其蒸

變自不可遏吾黨以所傳聞質所睹記凡廟貌鼎新之會卽人文震發之時文運相關或當不誣學宮之敝積有歲時疾雨甚風無有過而問焉者而敝者且漸圯徘徊殿廡不勝山頽木摧之感廡之外棲名宦鄉賢者僅其址存數武之間鞠爲茂草稍折而後周垣門屏俱爲烏有至殿前鬱鬱葱葱挺爲百年物者已憂剪伐之虞無論所謂宗廟百官不可想見一段荒涼衰颯之氣令人愴然有餘悲今歲畿闈一時挾策而北者俱被落文運之偶窮固不盡繇於此而適

值其時儒者雖言理不言數然事應具存矣百族禮樂之子又得無泚然愧而凜然惧乎夫緇衣黃冠吾黨所不肯與比跡者也彼中稍有自立之人奉其教主丹堊金碧色色莊嚴望其居登其堂不能不嘆其道之尊而嘉其人之有志彼持募化之疏好事者恒出錢粟佐之甚不惜布地之金卽道不相謀亦有樂觀其成者吾黨側弁而吟彈冠而慶所奉者何人之教所徼者何人之靈豈獨無辦香之敬乃俾文物具瞻之地荒落堪嗟此其咎將誰任之况此事大家一

體誰乞誰施獨拍難鳴衆擎易舉又安所得首事之
嫌與任勞之惧耶亦知臨財之際原費躊躇而慕義
者何處不勉今夫嫺黨之間歲時之慶恤折簡相聞
如期麋集不敢歎亦不敢後若此者何也彼以爲理
所固然而情之所不容已也吾黨果以脩理學宮爲
理所固然情所不容已之事則投袂起者不待言之
畢矣是役也漏者葺之腐者易之頽者立之圯者新
之繇殿而廡以及兩祠竝垣與門酌其先後緩急而
次第舉之至於文昌亦爲司命風氣之攸關者又與

文廟相爲一體者也天下事泛然謀之泛然作之何
異道傍之舍苟知其可無待來年今已秋深行將寒
沍鳩工不蚤恐復後時凡我同志其共圖之若夫多
寡之數唯量力以從可不爲例強也

歛賑李節婦疏

節婦李氏生自仕門幼多慧性鏡分地下歎牽袂之
有孤血濺墓門驚附棺之有耳未亡人四十載白筭
終身不堪狀千萬端女紅糊口蓋殘形而形始踐苦
節而節始完 聖天子表異於采風良有以也賢令

君咨嗟而驗狀豈徒然哉邇來衰病相侵饑寒轉甚
崦嵫景薄如風燈草露之無幾霜雪歲殘更釜糜榻
襦之不辦立節者固自無求於世聞風者寧不有動
於心是用圖維徧爲布告夫門多賓客或飽童僕之
食契結緇黃或侈香火之願試簡日用孰非耗糜忍
令白髮孤貞痛顛連于晚歲黃麻旌烈空窮饑于寒
閨斯固事之失平而學之不講者也吾黨徘徊圖史
戴履綱常弔徽美于千載前豈其忽於親見費闡揚
於百年後孰若濟於當身嗟乎賢而好施咄嗟不難

指困與而當阨絀粒亦屬飲河倘有周旋各隨心力

大宗伯周文簡公傳

周文簡公者諱炳謨字仲觀常郡無錫人也其先世
有諱至善者 高皇帝時以耆老召見 闕下至善
生嘉言次昌言昌言生鑑鑑生濬世有隱德濬生子
義是爲文恪公自濬遡鑑皆以文恪貴贈通議大夫
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文恪舉四丈夫子
長都事炳文公其仲子也生而穎秀凝重文恪公奇
愛之從外傳授書目過成誦歲十二卽工屬文汎瀾

左國馬班及唐宋諸大家丹鉛盈卷有所標識輒出
意表蓋髫年而歸然著述自命矣十五補博士弟子
員特以論義淹博擢冠軍當是時才名藉甚視一第
無難芥拾顧益勤下帷短檠熒熒達丙夜不輟文恪
公官翰林漸顯貴攜遊兩都結交盡當代知名士又
玄黃公子卿陳公養淳朱公輩數十人分題角枕斗
酒慰勞筆興翺飛無不人人大將及公每奏一首又
無不環顧自失也在南雍日馮司成以殊格待之與
隣初君一兩公每相頡頏屢以數奇弗售自壬午而

後橐筆南北兩闈同時旗鼓相當者皆後先博大物
去公頻遭按劔曾未露佗僚態曰不有張舌在乎癸
卯登應天薦書鳳盱黎公拔爲房首主者讀論策而
心異其人謂當似蘇文忠明年成進士出長石曾公
房旋改讀中秘書丁未授簡討戊申予告壬子補原
職編纂六曹章奏癸丑分較禮闈乙卯奉使 冊封
代藩丙辰陞左春坊左贊善再移疾戊午還朝己未
主考武會試庚申陞右春坊右諭德知 制誥兼管
起居注 經筵日講辛酉轉左春坊左諭德主考

順天鄉試壬戌陞詹事府少詹事尋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脩光廟實錄書成加二品服俸癸亥准暫假馳驛歸公經世之畧自其困諸生而已諳登第益用發舒與同志切劘期不朽之業其領袖羣公不徒以齒推也爲文本色故高嘗謂當以三寸不律擔持世教矜容止拾瀋唾豈丈夫事哉休沐里居時涇陽景逸諸君子聚首講壇公與下上其議論偶拈一義聞者躍然暇考國朝掌故凡秘閣所藏諸司所掌及裨官野史之所散紀

靡不纂訂欲備一代憲章人以占其實用東奴發難章滿公車幾同築舍公上籌遼疏纏纏數千言若親御召任賢能發帑藏計屯牧極爲剴至時謂陸敬輿復出矣神廟靜攝久諸條奏槩皮高閣士大夫屬有爭詆皆不報故氣愈囂多不雅馴語公職編纂一裁于法呈政府亟嘆爲良史才記注起居獨稱直筆會脩光廟實錄福清居首揆屬公與思白侗初兩公曰三君皆椽筆也無煩更手爲之其各成一家言以光巨典蓋龍御初乘遽號弓劍一月聖政

雖揆天之藻未易鋪揚尤有數案積爲訟場朝端之
水火罷且起者若而年矣意見人固難齊也卽了然
于心能無掣奮書之肘乎公獨慨任之藝香古鼎再
拜而後含毫藁成浮一大白自賞曰不愧寸心可信
千古知我罪我俟之耳福清獨以公藁進藏金匱直
日講時念 天子冲聖成就責在經筵解說書義之
餘因事納忠多所獻替 熹廟每爲首肯一日歸語
諸子曰頃侍經幄見一闈偃蹇 帝側無 天威咫尺
之懼時假傳宣辭氣行行稍能引 朝廷禮折其

角者不一二人耳 宮府從此其多事乎蓋于璫焰
焚轅之先抱遠憂矣璫故陰賊亦欲收人望右設刀
俎左挾釣餌以窺人情之左右袒亡何遂有以簡驩
爲諷者因耳語臬公鼎鉉可得也其人璫翼舊爲公
武闈所取士故自效公正色曰若知吾先子乎江陵
奪情議起獨以伉直見銜指彞倫堂示人此顏云何
豈敢逐響纖兒以傷倫紀言猶在耳而欲相汗耶倦
鳥投林吾志也遂引疾疏三上弗報逾年舉枚卜廷
議咸心屬公陰有沮者久之 上忽詰問曰有周先

生何在璫倉皇謬對曰彼資俸未及耳或意公不無少望顧處之恬如也嘗從容謂客士人以詩書起家至備天子顧問分逾涯矣愧無涓埃報且炎炎者滅吾先爲灰冷以俟人之不可滅不亦善乎力以疾請上遣中貴人問痊否賜羊豕酒粢瓜蔬等物公扶掖起謝堅乞骸骨乃俞暫假加鎡幣給乘傳恩數優渥士論榮之歸築一室蕭然有出世想取道德黃庭諸言默咀其旨與二三老友爲詩酒會角巾蠟屐徜徉九峰三泖間望之若神仙中人公孝友自天

性侍文恪公無事不遠離母趙夫人寢病衣不解帶者累月鬻產事醫竟有瘳兩執喪哀瘡踰禮庚子秋試闈中忽心動驚曰吾母得無微恙乎出闈趨歸而一夕革矣人尤異其孝感嘗嘆文恪以纂脩會典而病瘁叙錄未霑幸再備講筵得請贈太子少保乙丑秋以文恪新銜誥命勒石隧前顧子姓曰主恩深矣泫然泣下十一月朔赴約歸痰頓作遂不起得年六十有五時璫勢已張周內拊網無虛日石三畏首阿璫意思中公無可撫乃詆所脩實錄非信史矯

旨致仕禍且不測以先報乘箕殺機中止不然傾巢毀卵尚忍言哉公旣罹謠詆實錄亦遂廢出之金匱命他史氏更撰以進然天下有心之士未敢顯爭猶有求得副本密錄重襲爲家珍者 新聖御極震雷破寐沛鴻仁于岩藪貢生色于黃墟以公講讀舊勞 特詔優卹還故官加贈禮部尚書 諭祭治葬錫廕予謚忠義之氣一日伸于天下誦說文章氣節者咸嘖嘖周文簡公云公故溫然長者生平無一疾言怒色至去就取與大節則毅不可奪構李某以他

事當詣司李獄而郡李故出公門某因客以千金爲公壽厲麾之曰吾家再世詞臣而家壁立祗唯清白兩字不辱耳此物奚宜至哉客大慚去蓋通籍後二十餘年竿牘之間不通于公府介性之自信然也人亦無不信之者至慷慨好施周人之急甚于已待以火且待以土者媮黨故舊取之若其困廩也訓子若孫嘗曰立志當務遠者大者存心要在愛人敬人又書楹曰強毅之氣一日不可無樽節之思每事不可少於戲公之垂者遠矣所著有國朝典故六十卷備

北海亭文集 卷之一
忘錄十二卷唐詩選四十卷綱目刪纂若干卷文集三十餘卷子如圭如璧如璽咸以博學能文世其家不肖化麟公門下也安做之嗟寔有深痛乃與諸子撰次其遺事

贊曰蓋至甲戌之秋文太史湛持始疏改 光廟實錄云所請復舊則公筆也厄于調停之口雖 旨未卽俞而案益如山矣夫信史者千秋之是非也障天之手何能爲 聖主開天要典已付之一炬乃實錄猶仍後進是耶非耶淮西之雅琅琅至今誰知有段

文昌也鑿坡接武世爲 天子啓沃臣天下想望揆席之風采而卒未酬矣雖然存得文簡之本色者其斯爲文恪之子乎

馬茂才維垣小傳

語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令人不敢言名利事古人不可見誰爲流俗一砭也夫豪士砥礪名行自我作古有一節而具全體者若馬君維垣可以風矣余一日過劉善同家晨起啜茗善同偶述馬遺事恨不及見其人而簾間雪色猶炤見肝腸也援筆記之

馬維垣者雄縣諸生伉爽有大節貢生韓樂亭之僭也韓艱于嗣而妻頗妬屢置妾亦屢黜最後黜一妾已妊而韓未知也嫁某姓不數月得子其夫欲不育妾曰此原韓氏子彼衣冠大族政須一綫留此子以待韓當不負若樂亭聞而自信曰果吾子也而挪揄于族黨蓋韓產素饒衆已利其貲爲在原之兔開曰老翁無端欲混宗譜耳共持之復念維垣爲韓嫡僭可藉其力以撓韓乃約以腴田二頃爲酬而衆瓜分其餘維垣正色叱曰利若敖之餒而圖果腹是蹠行

也且韓氏自有血胤株茅片瓦豈若輩所得侵馬生在敢有持異議者請以身當之力贊樂亭以金幣迎兒歸頭額色笑酷似其父至耳邊雙柱尤奇也樂亭死竟無敢搔兒者今已成立皆維垣力云

贊曰見利思義仲尼亟取以冠成人豈非以士人張頤頰握拂矩步不試之易淄之境未足信哉舖糟歠醢是亦與于醉者耳當韓之舉族而譁韓翁已不能自行其意使維垣心利割腴之奉第稍持疑端以俟衆論而韓祀斬矣乃一言定之其心事直揭日月可

也倘不死而奮跡功名之會爲國家定大計必更有
可觀者年不竟志卒以病困所謂天道無親嘗與善
人者非耶子之驪已蜚聲諸生間侃侃有父風人且
曰馬之後必昌請以券之異日

